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green background with white diagonal lines representing rain. On the left, a black silhouette of a woman in a qipao walks away, carrying a bag. The title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is written in large, dark red characters in the center, with the author's name '周克芹' in smaller black characters below it.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周克芹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周克芹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220,000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0

书号: 10151·502

定价: 0.89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发人深思的农村变化的悲喜剧。

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究竟给我国农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今天，农村的人们有哪些欢乐和忧伤，兴奋与失望，追求与向往？作者通过许茂和他几个女儿的家庭、婚姻、爱情等等悲欢离合的故事，把这些问题尖锐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读者随着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分担忧喜。

作品运用抒情笔致，富有特色的语言，把不同人物的性格、思想和内心世界，写得丰富多彩，独具特色。

第一章 雾茫茫

一

在冬季里，偏僻的葫芦坝上的庄稼人，当黎明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一天的日子就开始了。

先是坝子上这儿那儿黑黝黝的竹林里，响起一阵吱吱嘎嘎的开门的声音，一个一个小青年跑出门来。他们肩上挂着书包，手里提着饭袋；有的女孩子一边走还一边梳头，男娃子大声打着饱嗝。他们轻快地走着，很快就在柳溪河上小桥那儿聚齐了。站在桥板上，风格外大些，他们使劲儿跺着脚，笑骂着最后跑来的一个睡懒觉的同学，然后就嘻嘻哈哈走过小桥去。随后，几个挑着菜篮赶早场的社员出现在小桥上，篮子里满满地装着时鲜的蔬菜：窝笋、萝卜、卷心白、芹菜，还有香葱、蒜苗儿，他们是到桥那边的连云场，甚至更远的太平镇的早市上去。

晨曦姗姗来迟，星星不肯离去。然而，乳白色的蒸气已从河面上冉冉升起来。这环绕着葫芦坝的柳溪河

啊，不知哪儿来的这么多缥缈透明的白纱！霎时里，就组成了一笼巨大的白帐子，把个方圆十里的葫芦坝给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这，就是沱江流域的河谷地带有名的大雾了。

在这漫天的雾霭中，几个提着鸳鸯拣野粪的老汉出现在铺了霜花的田埂上和草垛旁，他们的眉毛胡子上挂满了晶莹的水珠。不一会，男女社员们，各自关好院子门，走向田野。生产队平凡的日常的劳动就这样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农事活动井井有条，象一曲协调的交响乐一样演奏起来。这种音乐是优美的，和谐的，一点也不单调乏味。

妇女们凑在一起儿做活路，没有不说话的，葫芦坝上的新闻总是最先从她们干活的地里传出来。这一天——也就是一九七五年冬季的这个茫茫迷雾的早晨，在坝子南端靠近梨树坪的油菜地里，她们先是漫无边际地谈着关于孩子尿床这样一个令人烦恼的老题目；不一会，雾霭中不知是哪一个女人“哎”了一声，说道：

“真是，山不留人水留人哪！……你们听说了没有啊？许四姑娘决定不走了。正在这节骨眼上呀！”

她的消息，可以说是当天的特大新闻了。闹喳喳的妇女们一下子不开腔了，大家都愣愣地互相对望一眼，似乎那个“许四姑娘”走与不走的问题是一件什么大事一样。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脑子反应最快的几个女人开始发表评论：

“为啥子嘛，跟自己那个离了婚的男人在一个大队住着，每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多难堪呀！何苦呢？”

“葫芦坝这块背时的地方，她还留恋个啥子？……走得远远的，也免得触景伤情吶！”

“说的是！她手上又没有娃儿，未必就守一辈子寡么？常言说得好：寡酒难吃，寡妇难当呢。”

“呸！你这完全是‘封建思想’！”

“咋个是‘封建’喃？你……”

“好啦，好啦，莫争输赢了。管人家闲事干啥子？各人心头有个打米碗。走也好，不走也好，依我看呀，未必没得男人，就不过活了？”

“啧啧，嘴皮子硬！你自己试试看！”

人多嘴多，说啥的都有。自由发言的讨论会在深入下去。有的说，四姑娘许秀云生来性情温厚，心肠又软，准是在等待着郑百如回心转意，来个“破镜重圆”。但这个判断马上有人给推翻了，说是郑百如的老姐儿郑百香已经透露过：她那个正走红运的老弟已在二十里外的严家坝“对上了一个象”，严家坝那位老姑娘可比“这个”漂亮得多。又有的人猜测说，许秀云一定不会在娘家久住，早迟都是要走的，原因是许茂老汉脾气古怪，老头子原是不赞成四姑娘跟郑百如离婚的，眼下四姑娘暂时不走，一定是因为对她三姐给她介绍的那个男人不满意。……消息灵通的人们马上提出耽心：要真是这样，可就麻烦了！——因为半月后，许茂老汉的生日，人家

“那个”就要来赶礼，商量结婚的事。“新客上门，是开玩笑的么？麻烦！看他们拿来咋个办？”

从梨树坪那边的猪场外面，有一个女人长声呼唤着：“猪儿溜——溜、溜、溜……”走过来了。

地里的妇女们听见声音便有人提议：“三辣子过来了，问问她究竟是真是假啊！”

“猪儿溜——溜、溜、溜……”一个高大结实的中年妇女一阵风似地从大雾中走了出来，她边走边问：

“喂，你们看见小猪儿跑过来没有啊？”

“没有看见猪儿。三姐，过来一下，我们问你个事儿嘛。”

“老娘这阵不得空呢！猪儿溜——”

“许秋云，站一下嘛，问你正经事呢！……别着急，等会儿我们大家帮你找猪儿。”

三姑娘许秋云站住，侧过脸对着地里的妇女们，笑骂道：“理骚婆！你们一天到晚嘴不空！”

“又骂人！……呃，听说你那个四妹子又不走啦？”

“放屁！哪个嚼牙巴乱说的？”三姑娘脸色一沉。

“怎么，你还不晓得呀？”

善良的邻居大嫂们怪许秋云太粗心大意了，既是亲姐姐，又是“介绍人”，一向就象母亲那般爱护和照看着她那走厄运的四妹的，竟然连这样一个重大的事变都还不晓得！于是，她们向许秋云建议道：

“你不信，亲自去问问嘛！”

“三姐，帮忙可要帮到底啊！”

许秋云说：“好啦好啦，收工以后我过去看看。”
说完，便挪开她粗壮的腿脚走了，清晨的田野上，留下她高亢的声音：

“猪儿溜……背时的雾，还不散！……猪儿……”

地里干活的妇女们的话题又拉到更广泛的范围了。
她们说：“好个三辣子！要不是她呀，四姐儿早没命罗！……这两姊妹，一个强一个弱，真是，一个妈生的，性情儿这样的不同。”

“她们许家那么多姐儿妹子，哪一个和哪一个相同？不都各人有各人的性情，你算一算看……”

“是啊，没有一个象她们爹！”

“就是嘛，要不是他独断专行，爱‘鳧上水’，四姐也不会给误了这么多年。……从前秀云不是象花朵儿一般么？谁不说她好啊！可如今啦，才过三十岁的人，倒变得跟老太婆差不多了，谁见了不心痛啊！”

“哎，四姐儿就是性子太软弱了一点。”

“哼！老娘们想不通：为啥好人要受气，恶人该享福？这如今，葫芦坝上的事情，真能叫人气破肚皮！真叫人想不通。”

“算罗，莫扯远了！这雾茫茫的天气，有谁走来也看不见，叫人家听了去，又该惹下一场祸事！如今有些话，难说！”

“是啊，好大的雾！许茂大爷每天一早出来拣狗

粪，别叫他听见，要不然，又要骂人家‘干涉内政’了！”

“哈哈……”

“嘻嘻……”

二

其实，许茂大爷这天清早并没有象往常那样出来拣狗粪。——他正在生四姑娘的气哩！

再过半个月就满六十五岁的许茂老汉，高个子，宽肩膀，面目严厉。他已经到了那种享受庄稼人荣誉的年龄。这一辈子他养了九个女儿，有些顽皮小青年背地里称他做“女儿国国王”，可谁也不敢当面这样称呼他。多年来，他是以自己勤劳、俭省的美德深受一般庄稼人敬重的。单看那一座带石头院墙的三合头草房大院，就很有点与众不同的气派，宽敞、明亮。这正是他自合作化以后逐年辛勤劳动的见证。当年女儿们在家的时候，依着各自的爱好种在院坝里的花草树木，如今虽然她们大都离开了这座院子，却还照样的一年四季轮换着开花。院子里鸡鸭成群，猪羊满圈，谁见了都会说老汉的日子过得不错。

清早，许茂老汉刚刚跨出房门，便看见四女儿从外面搬了许多石头进来，在院子西墙角上那间堆放茅柴用的孤零零的小屋屋檐下，已经垒起了一个小小的灶头。机敏的老汉眉毛霍地抖动了一下，站在自己高高的阶沿石上，厉声问，“咋个？你……垒起那些石头干啥子？”

四姑娘转过脸来，一对大眼睛闪着几分忧郁的光，对老人陪笑道：“爹，我正要给你说呢，我……不走……”

老汉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啥？”

“不走了。”四姑娘直起腰来，向老汉走近两步，拍打拍打怀里的泥土，淌着汗的瓜子脸上现出红晕：“我想了这几天，实在是不走的好。”

“你说啥？”老汉象突然遭了雷轰，直气得横眉竖眼，跳起脚吼道：“胡说，哪有这样撇脱！哼，哼！”他气得鼻子打响，说不下去了。

老汉本来就极不赞同四姑娘的离婚。在他看来，郑百如是个大干部，在葫芦坝上掌着实权，那是惹不得的，撕破脸皮更不划算。偏偏公社的妇女主任竟然给予支持，法院也批准了，虽然向来注重面子的老汉，总认为这是件丢人现眼的事情，却也不敢阻拦。离婚以后，公社又同意四姑娘搬回这个早已没娘的“娘家”来住，老汉心上就象顶着一根棒槌，很不顺心，成天黑着一张脸。直到两个多月前，居住在本队的三女婿罗祖华受三姑娘之命，在耳鼓山上托亲戚给四姑娘找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人户，前不久老汉又亲自上耳鼓山走了一遭，得出了结论：“可以。”答应了那个中年丧妻的男子，在他做生的那天下山来，以便当着他的全体女儿、女婿和亲戚们，正式把亲事确定下来，并择定一个就近的日子成婚，把四姑娘送上山去。他这一年来的不舒心，才觉

得轻松了一点。可是，事到临头，四姑娘公然宣布“不走了”，真是鬼迷心窍！老汉简直忍受不了啦！

“你老人家莫生气啊！……”四姑娘见老汉马起脸不说话，凄然说，“请你老人家看我娘的名下，拨给我这间破屋。……我一辈子就在这儿，做些吃些。我能做，再苦再累我不怕……”说着，垂下了她那好看的长睫毛，积蓄多日的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滚过脸颊。

“爹，吃饭啦！”老九许琴从灶屋里出来招呼。老汉仍然在很响地喷着鼻子，吓了她一跳。她走到四姐身边，四姐扶着那间破屋小门框，头埋在手腕子里，低声抽泣。九姑娘愣愣地站了一阵，眉毛不由地皱了起来。

茫茫大雾飘过来了。草房的屋檐上，忍冬树的叶片上挂满了的水珠儿，在悄悄地滴着；几树腊梅含苞待放，每一个生机勃勃的花骨朵儿都挂着颗颗晶莹的露珠。葫芦坝上的浓雾啊，你能说清四姑娘何以做出这样一个令老汉生气的决定么？

三

吃过早饭以后，许琴在自己的卧室里换了一身干净衣裳，揣上钢笔和小本儿。她对许茂老汉说：“爹，我到公社开会去了。”

老汉装着没有听见，耷起锄头往河边菜园地去了。

九妹子掩好房门，走下阶沿，来到院坝西墙角那间

孤零零的小屋前，叫了一声：

“四姐……”

许秀云正在打扫着小屋里陈年剩下的柴草渣儿。她闷着头不说话，动作有力而敏捷，憋着一股子劲在干着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事业：她要自立门户了。

二十岁的团支部书记、高中毕业生许琴，这时候声音里充满了同情，她说：“四姐，这是何苦来呢！爹生那么大的气，说不定三姐知道你这样做，还要跟你闹的。”

秀云望了九妹子一眼，回答道：“老九，我这会儿心里象一团乱麻，你快走，开会去吧。”

老九偏不忙着走，她上前抓起秀云的手来，说道：“我有句话，你可别怪我多嘴……四姐，你才三十岁，还这样年轻，一辈子的事，还长呢！何必这样。”

秀云使劲捏着九妹的手，叫她莫往下说。

“老九，不要说这些。这会儿我啥都不能对你说。说出来你也不懂，你还小啊！”

九妹子望着四姐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也忍不住哭了。秀云催九妹快走，别耽搁了开会，许琴才离开了小屋。

大雾迷漫的田野里，到处都有人声和锄头碰在石子儿上发出的清脆的响声，只是看不见人罢了。这样倒好！免得人家看见团支部书记刚刚哭过的一对红红的眼睛。老九快步走着，穿过桑园，折向南边的河沿，顺着长长

的麦子地走，不一会儿就到了小桥头，一路上没有碰见一个人。当她踏上桥板以后，却猛然看见五步开外的桥栏边倚着一个男子：三十来岁，面孔白净，眉目也还端正，穿件补了疤的青布短棉袄，头上没有戴帽子，一寸来长的短发直冲冲地立在头上，配上他那瘦小结实的身个儿，给人一种精灵、干练的印象；只是由于眼睛里表现出的那种游移不定的眼神，你才不会过于相信他的诚实。他含着矜持的笑容招呼许琴，声音有点嘶哑：“九妹，早啊！”

许家九姑娘碰见这个人，心里很不自在。因为这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一年前她还称呼他“四姐夫”的郑百如，葫芦坝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会计。

“稍等一会儿，一路走嘛，龙庆还没来呢。”郑百如和蔼地说。

许琴感到十分局促，便答道：“我上街还有点事要办，我先走一步……”

“忙啥子嘛？”郑百如用一只脚尖在桥板上有节奏地拍打着，做出心不在焉的悠闲样子，接着又问道：“你四姐怎么又不改嫁啦？”

“你怎么知道的？”九姑娘心里一惊，她被对方那个大模大样的神态激怒了，说了声：“我不晓得。”便对直走过桥去了。

郑百如在她身后笑道：“二队的妇女们都在油菜地里说嗒了，你还装做不晓得呢，嘿……”

许琴大步往连云场街上走着，她仿佛听得见自己心里怦怦跳动的声音。平常她最怕同郑百如单独待在一块，她说不出什么原因来，只是感觉到他那眼神里有一种刺人的东西，叫她浑身不舒服。自从和四姐离婚以后，有好长一个时候，他不和许家的人说话，见了面也不打招呼。许琴觉得不说话不是很好么，谁希罕和他说话呀！……今天，郑百如改变了态度，主动招呼她，她倒反而不安了。

走进连云场的街道，许琴直奔上场口的供销分社副食品商店，她要去把家里发生的事变和自己心里的闷气对另一个人诉说诉说。她跨进店堂叫了一声：“七姐！”

柜台后面的女营业员闻声抬头，满脸兴高采烈，招呼道：“老九，这么早就来了？嗨，我正想找你哩……”说着便丢下几个称盐打酱油的社员，拉了九妹往楼梯口走。许琴看着那几个顾客，十分过意不去，她小声对她七姐说：“我等一等，你先把东西卖给人家吧。”七姐向店堂外的买主们说了一声：“稍等一会儿，马上就来。”便拉着许琴上楼去了。

许琴的七姐名叫许贞，是一个衣着漂亮的二十四岁的大姑娘，参加工作三年了，在供销社里干过各种各样差事，如今人家又分派她卖酱油盐巴，恰好这又是她最不愿干的一门业务。她平常很难得回家，领了工资也不往家里捎一点点，全花在自己一个人吃喝穿戴上了。许茂老汉早对她一肚子气，只是没有机会发泄。

这会儿她把九妹拉进楼上自己的宿舍里，安置在铺着羊毛毯的床上坐下，从镜子背后取出一张二寸见方的像片来，不在乎地说道：

“你看怎么样？……他叫小朱。”

像片上的青年，尊容并不好看：高颧骨、塌鼻子，鼻孔底下横着一抹小胡子，长长的头发梳得十分考究，似乎还是“电烫泡泡头”呢。许琴对像片扫了一眼，皱了皱眉头，问道：

“上回那个小刘怎么了？这会儿又钻出来一个小朱……”

“小刘吹了。”许贞回答道，很有点理直气壮的样子，“你不晓得么？他嫌我卖酱油的。哼，我还看不起他是个小学教师呢！这年头‘叫咕咕’有什么好？最晦气！……这个小朱，人家是‘工人’。”

正直而又天真的九姑娘，她此刻并不打算分享七姐的庸俗的幸福，她只是为着四姐的不幸，想来求得一点同情。然而，今天显然来得不是时候。她站起身来，要下楼去。

许贞忙拉住她：“呃，你帮我先给爹说一声这个事……”

“你自己去对他说才合适嘛。”

“死女子！不帮忙？将来你总有一天要请我帮忙的！”

“呸！”九姑娘暗暗啐了一口，便登登登下楼，一口

气跑出店门。许贞在她身后大声说：“散了会过来吃饭。”

九姑娘放慢了脚步，向公社走去。一种沮丧的情绪，莫名其妙地抓住了她。这个二十岁的姑娘第一次产生这样坏的情绪。

“简直没有一点儿同情心！”她走在街心，终于这样斥责起来了。但具体是斥责的谁呢？是七姐么？是她爹么？还是那个郑百如呢？或者还有别的什么人？……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仿佛有一点无形的阴影，投到她的周围，使她感到一种不名的压抑和悲哀。

快到公社门口的时候，公社大门斜对过的邮政代办所里，年老的乡邮员老关高声叫道：“那不是许琴么？……快来快来，有你的信，还有一个大包裹，昨天刚刚到！”

许琴接过信来，见是她八姐写来的。八姐前年参了军以后，开到东北去了，今年正在一个军事学院学习。信上写着：

琴妹：你好！爹和姐姐们都很好吧？你上月里的来信收到了，我知道今年家乡的收成还是不太好，心里真替你们着急。……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以后，葫芦坝行动起来了吧？要知道，要把农业搞上去，斗争也是很复杂很艰巨的。你是团员，一定要跟大多数干部群众一道走在斗争的前列。

昨天，我用省下来的津贴，给爹买了一件皮子，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请四姐用这些皮子给爹镶一件厚厚实实的皮袄吧。四姐的针线活做得最好，我们姐妹们谁也不如她的手巧。……她离婚以后回到我们家来住了，你要热情对待她才好，有空多帮助她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十年前她读过初中，文化水平还是有的，只是这些年来太不幸了。……我最近常常在想，个人的遭遇，同整个社会的动荡是不是有关系呢？失去了的个人的幸福，是不是只有当国家的情况好转和安宁的时候，才会重新到来呢？四姐是个好人，总有一天她会得到幸福的。今年全国的形势比去年好，那样的日子正在到来。……

许琴站在代办所门外读信，刚刚看到这里，郑百如走来了，他笑问道：“老九，哪个给你来的信？”许琴忙一把将信纸团拢来往衣袋里塞，回答道：“八姐的信。”一边说一边往公社大门走。乡邮员老关叫道：“还有包裹呢！”她回头对老关说：“散了会再来取吧。”便跨进公社大门去了。

四

很大的一个会议室。今天参加会的人不多，除了各大队的大队干部外，就是公社一级的单位和学校负责人。